

# 《中国网络文学20年·典文集》篇目推荐词

## 猫腻《将夜》

执笔人：邵燕君

猫腻是最具经典性的网络文学作家，《将夜》是其最成熟的作品。该作亦确立了“东方玄幻”这一滥觞多年的网文类型的中国品格。

继《朱雀记》《庆余年》《间客》之后，素有“文青作家”之称的猫腻继续以“爽文写情怀”。《将夜》以自由和爱情为主题，以孔子师徒为原型，在“架空世界”里建构了“书院”和以“书院精神”立国的“大唐”——力图重书“大写的人格”与“大写的国格”；在所谓“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的背景下，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信念和自由信仰。在丛林法则盛行

的“时代大潮”前，猫腻逆流而上，独领风骚：“虽千万人，我不愿意！”展现了深埋于网络自由空间的“草根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象。

《将夜》有情怀亦有烟火气。一方面以坚定的草根立场将情怀下沉到“饮食男女”，一反西风东渐以来国人因无神而自卑的文化心理；一方面又以启蒙价值为核心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书院精神”是“人本主义”与“仁爱”思想的结合体，“不自由，毋宁死”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夫子师徒身上获得完美统一。

这是一部颇具东方神韵的巨制，使东方玄幻这个脱胎于西幻的网文类型，终于剥离了欧美网游升级系统和日本热血漫画的结构内核，在本土文化中落地生根，注入了中国人的精气神。

相比于广受好评且为作家本人最为喜爱的《间客》，《将夜》在笔法上更加成

熟。语言有质地，细节经回味，两笔三笔，人物栩栩如生，近四百万字，几无赘语，显示出在“追更”机制下，超长篇网络类型小说可能达到的精品品质。至为遗憾的是，小说在四分之三处遭遇瓶颈，“开天辟地”的宏大格局最终冲破了原初的人物、情节设定——以红尘意破昊天辉确是“神来之笔”，但以男女之争演天人之战、以凡人之爱完回天之功，终显力不从心——对原初设定的固守使小说未能在最高潮处收尾。

尽管由于难度系数过高而影响了完成度，《将夜》仍代表了目前中国网络类型小说的最高成就。作为在“起点模式”中拼杀出来的老牌大神，猫腻在自觉恪守商业作家“本分”的同时，形成了独特的个人品格。《将夜》借套路之骨架，成自身之丰腴，完成了从“大神之作”到“大师之作”的跃进。



## 冰临神下《大明妖孽》

执笔人：陈新榜

“妖孽”在网络文化中常用以形容非常规强势逆袭的草根，在冰临神下这里，他自己的写作也相当“妖孽”；成名作《死人经》在黑暗江湖中写光明之道；《拔魔》扭转修真小说修道者在认知上与俗人无异俗套，详述道心境界的逻辑；《孺子

帝》随帝王视角展开，却意在探讨历史里行动者的认知限度。《大明妖孽》更直指怪力乱神、江湖社会，在正史之外吸纳野史笔记等资料，将架空历史、悬疑、异能、科幻等各类元素熔为一炉，炼出一部“不伦不类”之作。

《大明妖孽》循锦衣卫胡桂扬追查鬼神案件的系列行动移步换景，揭开帝国庙堂、江湖、市井各层面之败坏。作者以这幅群魔乱舞的人间图景解答了鬼神之问，揭示出社会由于缺少信仰和互信而

失序的根本困境。最神鬼莫测之处在于，作者居然在历史文里引入了科幻元素。当象征着技术统治与权力控制的天机船幽浮于历史的天空，大明人心中的发展欲和贪欲被引发至癫狂。能以如此玄妙手笔，借助历史文的前现代语境，处理现代化后发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中的“现代性与人性”命题，不但在网文作家中首屈一指，放眼文坛亦罕有其匹。

这部小说另一卓越贡献是，塑造了“大明妖孽”胡桂扬这个典型人物，身为锦衣卫

基层密探，懒散徜徉于江湖、市井与庙堂之间，退守内心本真，抵抗体制威逼和欲望诱惑的双重操控。这样的“妖孽”主角，大大拓宽了网文人处世立身态度的光谱。

冰临神下对网文的重大意义在于他探索出一条类型小说与“纯文学”的融合之道。在这条融合之道上，爱伦·坡等人把“纯文学”写得“很类型”，勒·奎恩等人把类型小说写得“很文学”。冰临神下兼得两者之美，成为类型化“大神”林立的网络小说作者中卓尔不群的“妖孽”。

## 愤怒的香蕉《赘婿》

执笔人：吉云飞

在网文圈，《赘婿》是独一无二的现象级作品，愤怒的香蕉是“苦更型”作家，他的铁粉团更是有口皆碑的“奇葩”——这些挑剔的“老白们”不但无怨无悔地追更八年，更真金白银地为这部著名的“慢更”作品打榜，竟然将之推上了最具含金量的起点中文网月票榜冠军，甚至打破了历史纪录。

不过正如香蕉自己所反复表示的，《赘婿》只是一部极富野心的“练笔之作”。小说的完成度不低，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具“名著气象”——试图用网络类型小说练就的套路笔法重新处理中国古典名著和革命历史小说的故事和命题，并以一个当下中国人的切身经验和思考，探究中国曾经的道路和可能的道路。然而，不论是语言、情节还是思想，都因对最高难度的追求，对自身短板的正面挑战，而显出了落差。对作者而言，这是极有成长意义的，对《赘婿》，有些则是硬伤。

这些缺憾有的纯为练笔所致，比如小说的语言风格不一致，虽极富画面感，整体上绵密周到，贴近人物，但有的部分缠绵到密不透风，有的部分又是极疏淡的印象式笔法；有的是类型小说本身的限制，如为了照顾一般读者的理解能力，该留白时藏锋不够；有的也确实是作者的个人局限，如前期为了吸引读者而“开后宫”太多，以致影响结构的匀称，后期因对思想力的要求太高，情节推动略有生硬。

然而，以上的苛评都是基于“名著期许”而言的，若以网络类型小说的标准而论，《赘

婿》无愧为历史文的“大成之作”。其“大”在于规模阔大，结构复杂。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写家宅，《水浒传》写江湖，《三国演义》写天下。《赘婿》则以超长的篇幅和极大的抱负“囊括”之。从家宅起笔，后破家人江湖，再进于庙堂。并超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陈旧史观，借革命历史小说的势能，探讨早熟的中华文明，在穿越者的推动下是否有自我更新的可能。其“成”在于形象丰盈，情绪饱满，语言妥帖。以八年之功“苦更”一部如此成就的“练笔之作”，足以让人对他报以“大师作家”之厚望。

## priest《默读》

执笔人：邵燕君

priest是晋江的“抗鼎大神”，也是获主流文学界认可度最高的“女性向”作家。《默读》像一面旗帜，最适合安利给圈外读者。它不但致敬名著还是名副其实的双类型——刑侦和言情并驾齐驱，并且都达到一流水准。

《默读》的情节线和感情线始终缠绕在一起，有时拧成了一股绳，但刑侦和言情两个类型之间却不是融合关系，也非简单的拼贴，而是一种良性的耦合——

彼此调用数据，却不改写对方的程序——这像很多小说里的“强-强”爱情关系。从阅读体验上来看，情节线的气氛过于阴惨，急需感情线的甜。但priest的甜，是甘蔗的甜，一丝一缕长在植物纤维里。如果习惯了被撒糖，难免觉得有点“柴”。priest召唤的读者得有一副好牙口，爱“玫瑰”也爱“江山”。

priest的世界设定原本比大多数女频作者要大，《默读》因是现实题材，这个世界就更有现实主义文学意义上的现实感。她要处理的仍是女性的核心问题：被控制的人格、被禁锢的心灵如何能够获得自由和爱？但这个问题也是小说中挣扎着的男女老少的共同问题。并且，那些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不再消极地等待被拯救，而是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获得自我拯救。《默读》一类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女性向”小说的重大进步——经过一个阶段的自我满足和自我疗救，终于突破“圈地自萌”，在广阔的地平线上，重新以人的姿态站了起来。

这是一篇颇为雅正的小说，如果有什么不满足，就是有点过于雅正，显得有点“板”。小说故事好，人物好，文笔好，但多少有点“写论文”的味道。

《默读》所图甚大。它耦合的不仅是小说类型，也是商业类型小说和传统意义上的“严肃小说”。五个串联起的故事分别以《红与黑》《洛丽塔》《麦克白》《基

督山伯爵》《群魔》的主人公为章节名，五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就是犯罪人的心理动因——这简直是把名著当数据库使用了。而刑侦小说的“写什么”又可以像“问题小说”那样直击现实——如此一石三鸟、四两拨千斤的设置，显示了作家超越类型限制、打通文学资源的能力。

在此后的《戮次品》中，priest再次致敬《1984》《美丽新世界》。这绝非附庸风雅式的致敬，而是作为网络时代的优秀作家站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继续前行。priest以创作实绩挑战着人们的刻板印象，谁说类型小说不能反映现实？不能探讨严肃的人类命题？

## 非天夜翔《二零一三》

执笔人：肖映萱

末世降临，丧尸潮爆发，整个世界的颠覆，似乎就是为了成就两个人的爱情——哪怕天崩地裂，只要彼此相守，这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也是大多数女频文的写法。然而在《二零一三》中，非天夜翔叙写的却是在倾覆的世界如何重建文明。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独立个体之间的关系也一点点展开：亲情、友情、爱情，破碎的信念在灰烬中重生。

非天夜翔以电影级的世界设定见长，《二零一三》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便是一幅幅科幻大片式的末日图景。他也擅长写人物，尤其是人物群像。主角们或如刘砚，机智聪慧、赤子之心的青涩少年，磕磕绊绊地成长；或如蒙烽，武力冠绝的“莽夫”英雄，在碰壁中与庸常世界缓步和解。他们携带的人性之光和劣根性真实而坦然，如邻家男孩般亲切。此外，还有许多代表着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有血有肉的“人”；丛林法则的信奉者林木森，绝对的爱国主义者赖杰，犯过错然后用生命赎罪的牺牲者闻且歌……活生生的英雄或枭雄，像一团烈火，燃

起了对“家国”“大义”已经失去兴趣的读者深藏的热血；又像一记重锤，敲响在沉迷爱情叙事的读者耳畔，叫醒她们——有温度、有重量、会犯错，这才是真正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人”！

正因如此，非天夜翔和《二零一三》是“女性向”世界中的一面镜子，女性望着它，能看到性别的天堑、男儿的热血，也能接过它传递过来的新鲜类型元素，锻造成下一个爱情故事华丽的外壳——从“末世”、“科幻”、“网游”到“都市奇幻”、“东方奇幻”，非天不断引领着女频类型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在从“女人”到“人”的自我突

破中，她们时不时地瞥见这面镜子，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非天夜翔深受好莱坞大片等影视化流行作品的影响，优长在此，短板亦在此。电影级的画面填补了在核心科幻设定上的不足，史诗的悲壮感也掩饰了价值观探讨如空中楼阁般的不能落地。近年来，他的创作逐渐偏向影视编剧和IP订制，着力于语言文字与影像画面的转换，更像是炫技，失去了当年的天真赤诚和开疆拓土的魄力。或许《二零一三》于非天夜翔而言，也是一面镜子，透过它，才能找回创作之初，对世界和人类无限的探索和希冀。